

风

雨

姻缘

中原农民出版社



风雨姻缘

农 弟
中原农民出版社

风 雨 姻 缘

衣 弟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 开本15.25印张30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册

统一书号10394·9 定价 2.35 元

内 容 提 要

《风雨姻缘》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通俗小说。它描写了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孤儿邵喜财与其师妹谢玉玲青梅竹马，相亲相爱，不料谢玉玲被逼与当地大财主的傻儿子拜堂成了亲。邵喜财为了谢玉玲，含愤忍辱，做了盛家的长工总管，两人名为主仆，实为夫妻。后来，邵因劈死了企图强奸谢玉玲的日军小队长而被迫出逃，途中身患重病，昏倒在山上，被黄玉环父女救回家中。在黄家养病期间，邵又与黄玉环产生了爱情纠葛，但他仍怀念谢玉玲，便毅然离开黄家。最后，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他终于成长为一个威镇敌胆的游击队长。在处理与谢玉玲、黄玉环的关系上，邵喜财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和苦恼，但几经周折，终于较为妥贴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小说用朴实的笔触，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我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越抗战的情景，形象地展示了一幅幅各种人物的恋爱、婚姻画面，美丑相映，爱恨交织，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生动，具有引人的艺术魅力。

章 目

第一章	青梅竹马	(1)
第二章	长工“总管”	(17)
第三章	苦辣酸甜	(29)
第四章	“猪头”风波	(43)
第五章	“望月”结情	(62)
第六章	无意“落草”	(87)
第七章	初试锋芒	(106)
第八章	狼狽为奸	(120)
第九章	神秘女人	(138)
第十章	假戏真做	(156)
第十一章	重震声威	(163)
第十二章	南辕北辙	(182)
第十三章	阮氏龙蛟	(191)
第十四章	请赏得灾	(207)
第十五章	水寨遭劫	(217)
第十六章	情丝缕缕	(232)
第十七章	敌巢尖刀	(249)
第十八章	虎口夺盐	(269)

第十九章	真情假戏	(226)
第二十章	“颞头”奇迹	(299)
第二十一章	平息械斗	(316)
第二十二章	识破乔装	(331)
第二十三章	打救战俘	(345)
第二十四章	九死一生	(369)
第二十五章	情丝难断	(407)
第二十六章	七月洪峰	(437)
第二十七章	深谷回音	(456)
尾 声		(473)

第一章 青梅竹马

一

狮子岭铁矿是群山组合体伸出的一只手，它由马石山、象鼻山、狮子岭、龙门山、尖顶山组成。自一八九一年起，狮子岭出产的铁矿石就远渡重洋到日本，成为松下井制铁所的主要矿源。狮子岭铁矿的东边是面临长江的江石市，有一条六十公里长的德国造铁路直达狮子岭，将矿石运到江边码头装货轮启运；它的南边有一条一百二十公里的公路直达省城；它的北边是进山区的大门老虎嘴，是进数百里大山区的唯一旱路，地势十分险要；它的西边是出山湖，湖的左侧是盛长芦苇的沼泽地带，右侧是常年积雪的天梯山，亘古

以来无人走过。出山湖面向狮子岭铁矿区，前面有方圆几十里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人烟却稀少，因为每年夏末到深秋之际，这块土地都要被暴发的山洪淹没，与出山湖连成一片汪洋大海，人们无法长期生存；出山湖背靠蚌壳山和珍珠山，通过一条长五里，宽百尺，两边尽是悬崖峭壁的钗担冲进去，是有六百多户人家的阮胡寨。过了阮胡寨，就是数不清的大山小山，出山湖就是这千重山的水门关。自晚清以来，由于阮胡寨的寨主和后来的“阮氏龙蛟”，把守住了出山湖和钗担冲，官兵和土匪来到这里，也只有望湖兴叹。因为出山湖连着群山，群山又造就了湖，人们便把狮子岭铁矿区 and 出山湖，以及数百里大山区连起来，统称湖山地区。

翻过狮子岭顶峰，下坡三里多路的山坳里有座关帝庙；再下去一里多路，就是有着二百多户人家的谢家大湾。湾里有位叫谢德成的穷秀才，其高祖父是武举人出身，曾当过一任守备军官。由于晚清时期的“武运”不通，其后代就弃武从文了，可惜都是老童生告终，而武功却仍在一代一代往下传。不幸的是家境也在一代一代地败落。到了谢德成这一代，竟败落到只有靠教书糊口了。可是谢德成人穷志不穷，他痛恨军阀割据，盼望有一个独立富强的统一中国，因此北伐战争中，他让唯一的爱子谢文龙从军去了。从此，他带着女儿谢玉玲在关帝庙教私塾过日子。

这一带方圆几百里没有姓关的，关帝庙是谢家祖先兴建来联络矿区里刘家子孙的。后来两姓子孙不和，就改为“义学”，作为附近村童求学之处所。关帝庙的建筑象一般的寺

庙，一进庙门，是一个大天井，穿过天井院，便是正殿。正殿里塑有关羽、关平、周仓水擒庞德的神像。改为“义学”后，又在关帝爷的神龛前，竖立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每逢初一、十五，学生们敬孔圣人时，也给关帝父子一些香火。后殿改为教室，摆着学生们各自搬来的、参差不齐的桌凳。几间原住僧道的厢房，便成了谢德成父女的卧房。

谢德成教书又教人，常带领学生朗诵岳飞的《满江红》词，和陆放翁的《示儿》诗。他很敬佩岳飞恩师周侗先生的为人，期望自己的学生将来都成为抵抗外侮的英雄。在三十一名“起衬”的学生中（读《四书》以上的），谢德成最喜爱的是一位名叫邵喜财的英俊少年。每天其他学生放学后，谢德成就把邵喜财留下来教他学武功，让女儿谢玉玲去做饭；留邵喜财吃过晚饭后，谢德成又要他同女儿对练一阵刀矛才放他回家去。三年功夫，谢德成全心传教，邵喜财除了学文，十八般古代兵器也学会了。只剩下谢家祖传的绝招“梅花棍”没有传给，这一“绝招”谢德成只传了儿子谢文龙。他也有传给邵喜财的计划，那要等经过严峻的考验，有了半子之托后才传给。不幸的是邵喜财那鳏居多年的父亲，在挖矿时被坍方下来的矿石砸死了，他请假回家葬父一直没有来。

邵喜财回家去半个多月没来上学，谢德成每天放学后都显得闷闷不乐。一天吃罢晚饭，谢德成叫女儿拿来六尺长、茶杯口粗的栗木棍自耍了一阵，然后把棍子递给一旁的谢玉玲说：“玲儿，你照我要的路数耍几下看看。”

谢玉玲接过棍子立定，谢德成指点着“点、扫、砸、砍，大劈圈！”

“嘣”棍子劈掉在地上。

“你怎么走神了？”谢德成吼问道。

“爹，我一直是跟喜财哥在一起对练的，一个人练不起劲来。”谢玉玲弯腰捡起棍子，噙着嘴回了一句。

“这梅花棍是祖传的‘绝招’，是不能传外人的！”

“可是您从来没有把喜财哥当外人呀！”

女儿的话提醒了谢德成，他确实从来没有把邵喜财当外人。他自问：“喜财处理他爹的丧事已经半个多月了，怎么还不来上学呢？”

“喜财哥成了孤儿，没人供养，他上山挖矿谋生去了。”谢玉玲显得难过地说。

“学业未成，岂能半途而废！”谢德成慨然地说：“明天我去找他来上学，我还能供他吃的。玲儿，把你哥的旧衣裳清出来缝补一下给喜财穿。”

“爹，让我去找喜财哥吧。”这个好消息使谢玉玲迫不及待了。

“你到哪里去找他？”

这时，关帝庙后面的紫竹林里传来了布谷鸟“换工插禾，换工插禾”的叫唤声。

“喜财哥来了，他在叫我哩！”谢玉玲忘形了，说出了他俩相约的暗号。

谢德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心头微微颤动一下，望女儿

一眼，不动声色地吩咐道：“你去吧，把我的话告诉他，叫他明天一早把行李也搬来。”

谢玉玲跑进紫竹林里，拉住邵喜财的手说：“喜财哥，我爹在问你为什么不来上学？”

“你跟先生说，我做一个月的工就来上一个月的学，今后我要自己养活自己。”邵喜财的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红蝴蝶卡子说：“来，你把这个戴上。”

“谁要你买这样的东西？婆婆妈妈的！”谢玉玲接过蝴蝶卡子娇嗔地说。

“你戴上这蝴蝶卡子一定更好看！”

“我不要好看，我要你明天就来读书！”

“等我做满了一个月的工就来。”

“我爹要你明天一早把行李搬来，我们一起吃，一起住！”

“这话是真的？”

“是真的。我爹还要我把哥穿的旧衣裳清出来给你穿。我哥是十八岁从军走的，你的个子长得跟他差不多了，他的衣裳你都能穿。”

“那我怎样感谢先生呢？”

“我爹只要你听他的话，好好读书、练武，比谢他金元宝还高兴。你这些时不来上学，我爹放了学就愁眉苦脸，好象掉了魂似的；我也好象丢掉了么事！”

“玉玲，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邵喜财抓住谢玉玲的两只手，他的额头顶着她的额头问。

“都是真的。你明天不来我就不理你了！”谢玉玲感到害羞了，忙抽出被握的手，回头飞跑而去。

邵喜财又来关帝庙上学了，他同谢德成父女在一起吃，夜里就跟先生睡在一个厢房里。每天放学后，谢德成就教邵喜财习武，吃过晚饭便让谢玉玲同他对练。每当这时候，谢德成就抽空去批改学生作文或习字本。邵喜财是男子汉，体力、武功都比谢玉玲强，但她在他跟前好胜心很强，每次他总是让她打赢为止。一次，他们两个练摔跤，邵喜财把谢玉玲摔倒在地，可是她抱住他死不放手。他以为她又不甘心失败，便就地一滚，让她压倒他。可是她仍不松手，他急了，脱口说出：“世上只有天盖地，何曾见过地压天？”

谢玉玲听了这话，一阵脸红，连忙松开手起身来，回自己房里去了。

当时邵喜财十七岁，谢玉玲十五岁，正是荳蔻年华，醒人事之春。这天夜里，邵喜财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回想同谢玉玲身体接触的情景，自责自问：“她为什么要抱住我不放？是因为好胜吗？那她后来胜了又为什么要脸红呢？”他觉得自己太过份了，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姑娘娃儿。他想向她赔礼道歉，怎么开口说呢？他写了一首诗，偷偷地抄在纸上。

无心叩地地有心，
一线飞虹动天情。
窗外紫竹摇倩影，
长河渐落晓星沉。

第二天，邵喜财将诗稿偷偷地夹在谢玉玲学习的《诗经》里头。上课时，邵喜财发现坐在前面的谢玉玲开卷看了诗稿，脸红得象泼了血。他非常后悔不该给她写这样挑逗性的诗句。这天吃过午饭，邵喜财帮忙收碗筷进厨房去，谢玉玲塞给他一个纸团，他出来偷偷地拆开纸团看，是她写的一首回诗：

说甚无心与有心，

不是冤家怎结情？

昨霄梦中颠鸾凤，

醒来褥席冷如冰！

她没有责怪他，并向他敞开了女儿家的心怀。邵喜财看过诗稿激动得手发抖，他又给她回复了一首诗。从此，他俩常常和诗唱对，互通情怀，青梅竹马之恋情日益深厚。

这年的中秋节，师生、父女把桌凳搬到天井口喝酒、吃月饼赏月。那天夜里，天高云淡，皓月如银盘。披着银纱的天竹纹风不动，四周静得连草动的声音也仿佛能听到。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细微的，但又是醉人的夜的芳香，秋夜显得格外温柔多情！

谢德成喝了几杯酒，武兴大发，他嘴里吟诵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玲儿，拿棍来！”

谢玉玲进去拿来了栗木棍，谢德成接过来向邵喜财说：

“喜财，你注意看我要棍的路数。”说罢他要了一阵“梅花棍”。接着，谢德成把木棍递给邵喜财说：“你要一路让我看看。”

这是邵喜财盼望了几年的、难得的“绝招”，他接过木棍双膝跪地说：“学生谨遵师命。”

邵喜财天性聪敏，加上对这一“绝招”的久仰，精心听从先生的指点，“梅花棍”耍得很得要领。谢德成心里一高兴，又连喝了三杯酒。人上了年纪不耐酒力，不觉醉意深沉。邵喜财搀扶先生去厢房睡下，正坐在案头看书时，只听得紫竹林里传来“换工插禾，换工插禾”的布谷鸟叫声。这是谢玉玲在召唤，邵喜财连忙带上房门，直奔紫竹林。

谢玉玲迎住邵喜财问：“喜财哥，你知道我爹今晚为什么要教你‘梅花棍’吗？”

“不知道，你说是么事意思？”

“我爹已把你当做半个儿子了！”

“半个儿子？先生不是早把我当儿子了吗？”

“你真成了书呆子，连半子也不懂！谢家的‘梅花棍’如果没有儿才传给女婿。现在我哥不在跟前，爹传你‘梅花棍’的意思还不明白！？”

“玉玲，要真是你说的那样。我要给先生磕三个响头！”邵喜财激动地抓住了谢玉玲的双手。

谢玉玲没有抽出被握住的手，歪头瞅着喜财问：“喜财哥，你光谢爹不谢我？”

“我拜你三拜。”

“我不，那是要我拜还的！”

“好，那我就这样谢你！”他把她搂在怀里在她脸上亲吻了一下。

“我不要，还你！”她也搂住他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

他亲她的嘴，她也还亲他的嘴。两人狂亲了一气之后，他仍搂着她问：“我给你的蝴蝶卡子怎么不戴上？”

她的脸紧贴在他的胸前娇声回答：“留到那一天，要你给我戴上。”

“你说，留到哪一天？”

“我不说，你真拐！你早就晓得是哪一天了！”

“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我现在就给你戴上。蝴蝶卡子呢？”

“在我的梳妆盒子里。”

“走，我去给你戴上。”

他俩手挽手回到了关帝庙，谢玉玲一闪身钻进她的房里，紧回身拴上了房门。

“玉玲，快开门，我来给你戴蝴蝶卡子。”邵喜财轻叩着房门悄声央求说。

“喜财哥，快去睡吧。不到时候我是不让你戴的！”

二

秋去冬来，转眼已是民国二十年的春天了。邵喜财已读到了《左传》，常同先生在一起研究《战国策》，他的武功更娴熟了，并且学得了谢家全套“梅花棍”。此时邵喜财已年

满十八周岁，长得虎背熊腰，一表人材；谢玉玲也年方二八，长得象出水的荷花。这对青年人的感情日笃，每当他俩在紫竹林里幽会时，亲吻、搂抱无所不及。但当邵喜财控制不住奔放的激情，有进一步的举动时，谢玉玲都能设法减弱他的欲念，加强自己的“防线”，并给他来了个“约法三章”。她是个自制力很强的女子。

谢德成看到女儿和爱生已经长大成人，两人在一起时情意绵绵，心里十分高兴，打算秋收后，收了学生交来的学俸钱、粮，就给他俩办喜事。

邵喜财和谢玉玲都巴望着这个“好日子”早点到来。每天早起梳头时，谢玉玲总要拿起红蝴蝶卡子，对着镜子比试一番。如果这个时候邵喜财在身边，她会让他给戴上蝴蝶卡子试试看的。可是邵喜财怕破坏了她对他的“约法三章”，一直不敢跨进她的房门来！

自古历七月十三日开始，狮子岭矿区周围的老百姓，都忙着买草纸，用铜钱印模打印出纸钱，焚化给在阴司地府的祖先。谢德成也买来了一些草纸打印出纸钱，用白纸包成包袱后，分一半给邵喜财，要他给已故的祖父母、父母亲写上包袱焚化。

十五日天近黄昏，邵喜财用竹篮子提着包袱和祭品，翻过狮子岭顶峰，来到自家祖坟前，摆开祭品，点燃香烛、包袱，正跪下去磕头时，突然前后左右几支乌黑的枪口逼住了他！邵喜财无法施展武功，被人捆住，带到矿警队，关进黑暗的地牢里。他知道这是矿警队关押反抗矿工的牢房。“我

不是矿工，又没有犯着他们，为什么要关押我呢？”

第二天吃罢牢饭，邵喜财拖着沉重的脚镣，被八个如狼似虎的矿警押到了矿警队部。队长鼓瞪着牛眼发问：“邵喜财，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能供出同伙，老子就放了你！”

共产党对邵喜财来说并不陌生。民国十六年，狮子岭矿区就有好几个共产党员被砍头示众。“可是我跟共产党从没沾边，是谁陷害我呢？”邵喜财正在想心事，矿警队长拍着桌子问：“你说！你还有哪些共产党同伙？”

“我不是共产党，也不知谁是共产党。”邵喜财深信“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沉着地回答：“狮子岭矿区内闹共产党的时候，我还是个细娃儿，正在关帝庙读书。”

“好，老子要看你这死鸭子的硬嘴巴！你敢不供认，老子就枪毙你！”矿警队长吼道，“来人，把犯人押下去，严加看管！”

邵喜财又被关进了黑牢房。他深感奇怪的是，恶魔似的矿警队长，审问共产党嫌疑犯居然没有动刑！

第三天没有提审，第四天也没有提审。到了第五天，邵喜财又被押到了矿警队，队长皮笑肉不笑地说：“邵喜财，你他妈的真好运气！你的先生谢德成用他和叔伯亲房的身家性命，担保你不是共产党。老子今天看在谢先生的面子上放了你，今后你可要好自为人。”

邵喜财被当做共产党抓起来了，有人担保又放了。虽然